

文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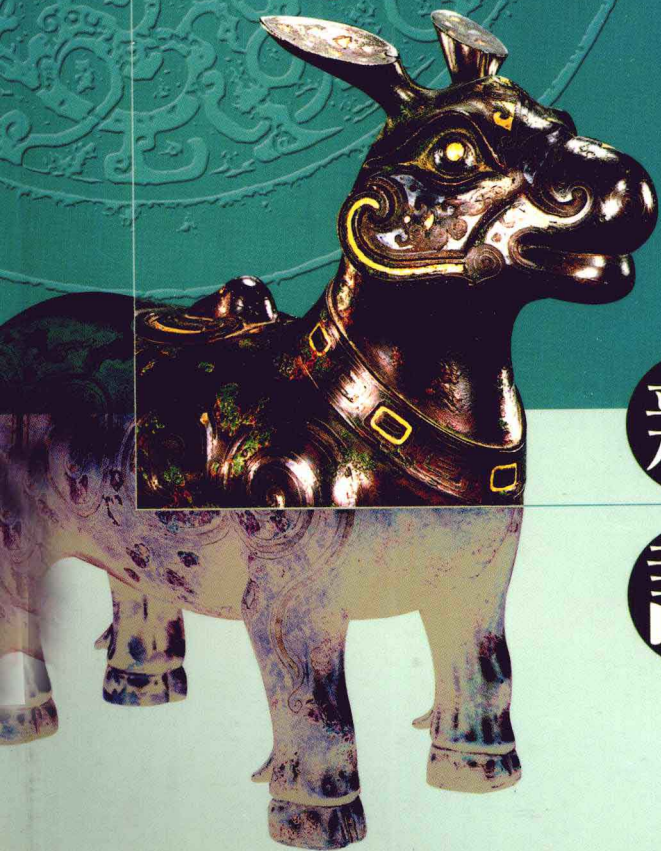
文史哲大系一六八

公孫龍子

新

論

劉福增◎著



文史哲大系 168
劉福增 著

公孫龍子新論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公孫龍子新論 / 劉福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02[民 91]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168)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681-4(平裝)

1. (周)公孫龍 — 學術思想 — 哲學

121.54

91006828

文 史 哲 大 系 ①68

公 孫 龍 子 新 論

著 作 者 : 劉 福 增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版者 :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 106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l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 : (02)23636464 傳真 : (02)23635439

郵政劃撥 : 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初版 : 2002 年 6 月一刷

印數 : 1000 本

ISBN 957-668-681-4

新台幣 200 元

序

有些準備在序裡寫的，已在本書第一章引言裡寫了。本書第二章到第七章，依傳習《公孫龍子》六篇的次序——跡府，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和名實論——寫的。希望所有讀者，都先讀完第一章。原書〈跡府〉篇不是公孫龍自己寫的，而是後人寫的；應是為公孫龍寫的傳略，不是特地為《公孫龍子》寫的序。但事跡簡略，重在講述公孫龍子的思想論辯。但非常糟糕的，〈跡府〉講述的，不是錯誤重述公孫龍子的論辯，就是與它不相干。因此，〈跡府〉的講述本身，雖然可讀性很高，甚至「很好玩」，但為了避免被誤導而混淆，在讀完其他篇，並且弄的有點頭緒以前，不要讀本篇。這樣，讀者在讀完本書第一章後，先「略（越）過」第二章。依原書其他各篇傳習篇次寫的第三至第七章，也可不依章序讀。因為，一則原書這幾篇之間，不但問題和內容上沒有什麼關連，而且在它們的了解上，也沒有什麼互補；二則，這幾章我也獨立寫成。這樣，讀者可依自己的興趣，甚至直感選讀各章。但第五章，也就是討論原書〈通變論〉篇的，最好最後讀；因為這篇要講什麼要點，很不清楚。說明和論證也很費解。

本書各章的某些節，甚或全部，相信能給《公孫龍子》各種不同讀者，提供有用的參考和資具。對上《公孫龍子》原著導讀課的學生，本書各章前三節一定有用。第一節可幫助抓住各篇討論要點。第二節的原文語譯，相信提供一種比較清楚，好理解的「語句意義」的白話翻譯。第三節文句解說與析評，相信能幫助

(ii) 公孫龍子新論

「解開」原著較難懂的思路和內容。對想探討《公孫龍子》的論辯思想的學生，各章第四節，可提供討論的線索和基礎。第五節也可提供反面思考的借鑑和警戒。想對先秦名家做研究的人，相信會在各章各節看到點點滴滴，甚或一些基本性的參考。

從當代的哲學來觀照，即使從較嚴格的標準來說，公元二千二百五十年前的《公孫龍子》一書，無疑是語言哲學（但不是邏輯，尤其不是演繹邏輯）高水準的開創之作。可惜立即中斷，沒有後繼傳承和發展。

當做現代語言哲學的研究者，希望本書的撰寫，能夠對《公孫龍子》做較清楚的解釋，有用的批評，和可靠的評定哲學思想史的地位。

劉福增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

公孫龍子新論

目 錄

序	i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公孫龍——戰國時名家辯士也	13
第一節 小引	13
第二節 原文與語譯	15
第三節 文句解說與析評	27
第四節 論證與觀點：綜合觀察與批評	31
第五節 評論	37
第三章 白馬非馬	41
第一節 小引	41
第二節 原文與語譯	44
第三節 文句解說與析評	50
第四節 論證與觀點：綜合觀察與批評	58
第五節 評論	69

第四章	物莫非指	79
第一節	小引.....	79
第二節	原文與語譯.....	83
第三節	文句解說與析評.....	87
第四節	論證與觀點：綜合觀察與批評.....	92
第五節	評論.....	96
第五章	二無一與變不變	105
第一節	小引.....	105
第二節	原文與語譯.....	108
第三節	文句解說與析評.....	116
第四節	論證與觀點：綜合觀察與批評.....	132
第五節	評論.....	139
第六章	堅白石三呼	149
第一節	小引.....	149
第二節	原文與語譯.....	153
第三節	文句解說與析評.....	162
第四節	論證與觀點：綜合觀察與批評.....	168
第五節	評論.....	174
第七章	名實謂也	179
第一節	小引.....	179
第二節	原文與語譯.....	182
第三節	文句解說與析評.....	187
第四節	論證與觀點：綜合觀察與批評.....	191

第五節 評論.....	202
參考文獻	205
本書作者著作目錄	215

第一章 引言

前後花十一年，寫了十三篇老子哲學的討論後，（註1）如果還要對華文傳統哲學做探究，本來我準備做《莊子》。就我多年來專注的哲學知識——邏輯，邏輯哲學和語言哲學——來說，如果要做點華文傳統哲學，早該做的是先秦名家。但名家不像《老子》。《老子》的思想不但對後世的文化思想傳統有深遠的影響，而且其中一些在修人學和人間學上還有現代意義。《老子》的造句也有美學和句法上的重要特色。因此《老子》一書很值得拿現代的知識裝備去做研究。但先秦名家似乎少有現代意義，因為它所講和所涉及的東西，現代幾乎都有更精緻的成品。名家之說，對後世文化思想影響甚少。誠如勞思光說的：

惠施及公孫龍之時代，均遠在荀卿韓非之前，本書所以在最後始討論此派理論，乃因名家之說，在中國文化思想方面影響甚少；對日後傳統之形成，尤無大作用，故就哲學史觀點論之，此派之重要性不足與儒，道，墨，法諸家相比。（註2）

中國哲學專家葛瑞漢(A.C. Graham)也說：

由於手段決定於目的，不可避免的，在中國的價值天秤上，孔子與老子的智慧格言是首要的，墨子和韓非的實用理性其次，惠施和公孫龍的邏輯謎題遊戲，充其量是第三。（註3）

2 公孫龍子新論

純「史的」研究，不是我向來的興趣，也不是我的背景知識裝備所長。因此，過去我沒有特別刺探名家。兩三年前，我已忘了什麼機緣，開始翻閱一些有關名家的書籍，尤其是《公孫龍子》的。也開始收集有關文獻和參考資料。在閱讀前人和時人的研究裡，我發現有的是好的，有的是錯的。但有更多不是講的過少，就是講的過多。有的既過少也過多。有的相當混淆不清。這些錯誤，過少和過多的不適當，和混淆不清，令人不安。當代偉大哲學家維根斯坦說：「哲學的目的是思想的邏輯釐清。」（註4）他又說：「哲學是一場對抗以語言蠱惑我們的理智的戰鬥。」（註5）在面對和處理華文傳統哲學時，我們尤須這場戰鬥。身處華文傳統哲學史流的人，除非麻木或刻意規避，否則有時候不得不投入一些戰役，尤其是自覺能夠攻下一些灘頭堡的時候。在完成老子哲學的戰役後，我現在要投入先秦名家的戰鬥，尤其是進攻《公孫龍子》。

選擇特攻《公孫龍子》或從《公孫龍子》出發進攻名家的理由，是很明顯的。依《漢書·藝文志》所錄，名家共有鄧析，尹文，公孫龍，成公生，惠施，黃毛公，等七人。但誠如徐復觀說的：

關於戰國中期盛極一時的辯者，除了《公孫龍子》以外，只留下僅有結論而沒有立論根據的若干鱗隻爪，僅足供後人猜啞謎之用。《漢志》著錄的《鄧析子》已非出自鄧析本人；今日所能看到的，亦非《漢志》著錄之舊。現時所能看到的《公孫龍子》，雖係殘闕之餘；但剩下的五篇，皆首尾完具，猶得以考察其立論的根據和理論的線索。只憑這一點，已經有思想史上的價值。（註6）

依伍非白考辨，現存名家和「兼業名家」的篇籍有：（註7）

- (1)《墨子·經上、下，說上、下》四篇
- (2)《墨子·大、小取》二篇
- (3)《尹文子》二篇（雜）
- (4)《公孫龍子》六篇
- (5)《莊子·齊物論》一篇
- (6)《荀子·正名》一篇
- (7)散見於諸子書中的若干短章，單句（例如《莊子·天下》中的「歷事十事」和「辯者二十一事」）
- (8)《鄧析子》二篇（偽）

這些篇籍中，講到名辯本身，以《公孫龍子》最具「首尾完具」，有主題、立論、思辯和論證。我們可把它看做先秦名家和現存篇籍最重要代表，最大灘頭堡。對照之下，其他名家篇籍、短章和單句，像是散兵坑。一個灘頭堡即使布局盤根錯節，只要耐心探找，終可發現其中布局和理路。但零列或孤立的散兵坑，其理路如何，實在難脫猜啞謎。除非我們攻佔了灘頭堡，找出理路，爬到一些制高點，也許可以看到一些線索。

如同哲學思想史上著作和學說的研究，《公孫龍子》的研究，要考慮和參考周遭重要相關的背景（包括前景）哲學思想，以及後世的重要研究。所謂周遭的背景思想，不但指《公孫龍子》之前以及同時代的，而且指相當直接在後的。之前和同時代的背景思想，很可能會影響《公孫龍子》的，或與它交互影響。能夠看到這實際的影響，無疑有助了解《公孫龍子》本身。直接在後的背景思想，是對《公孫龍子》的直接反響。我們很可以從這些看到在《公孫龍子》本身看不到或不容易看到，但對《公孫龍子》的研究和了解有用的東西。

在我將做的《公孫龍子》的研究裡，對背景思想，主要考慮兩點。即正名和名實相符的思潮，以及說而不休和欲以勝人的談

4 公孫龍子新論

辯和詭辯之風。《公孫龍子》是這兩種名辯風潮激蕩的產物。但在當代的研究裡，時常沒有抓住激盪的要點。例如，沒有點出在〈馬論〉裡，受辯風激盪，當做辯士，公孫龍一心一意要去做的是，「想盡辦法」把一般人常識上，「公認」為假話的「白馬非馬」，論辯，甚至詭辯為真話。至少在白馬這個論題上，公孫龍的主要目的和興趣，在「說而不休和欲以勝人」。但他的論辯，在我們現在可以更清楚看來，有點是又不完全是。這在當時對名家和辯者就有明顯的正負兩面的影響。例如，《莊子·天下》說：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蝕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抨擊名家之談辯為：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

「名家」一詞的建立者，西漢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評述說：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在《公孫龍子》的研究裡，知道有名實和談辯這兩個思想背景，並適當利用該背景就可以了，不必計較和評比其細節。一則因為名家之間沒有什麼理論性的概念，更談不上有這種概念之間的彼此激盪。二則，《公孫龍子》所講的，也不是建立在什麼理論上的，尤其是什麼名家理論上的東西。它所講的，可以說是在很好的常識加上公孫龍自己相當不錯的玄思（speculate 和 sophisticate）所得。因此，只要從常識追索幾步，應該可以掌握所講

的。從現在看，《公孫龍子》的解釋，難在語句意義，不在「理論」或什麼精深的概念。

《公孫龍子》的後世研究，主要在現代。牟宗三在講名家時說：

民國以來，講名家的人很多，有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所講的也許不一定都對，但至少比以前進步一些，而且我們經過前人長時期的錯誤、試驗，漸漸地使之較可理解，因此我們可以講的少錯誤，且較近原意。（註8）

牟宗三這段話是在 1983 年間講的。這些年來，關於名家和《公孫龍子》的研究，也有不少新著。牟宗三的評注，一樣可適用這些新著。

現代這些研究，無疑會給我們提供《公孫龍子》章句，種種可參考和選擇的詞語意義(term meaning)和語句意義(sentence meaning)，雖然其中有些很離譜。至於所提立論要點的處理，有見仁見智的，有很不適當的。但只要有一定的清楚，即使是負面，也有「照鏡」，尤其是對照和背照的警惕和反激的功能。一個研究，如果要檢討諸研究者的意見，通常會在研究的前部先做檢討，然後提出研究者自己的觀點和意見。但在研究華文傳統哲學及著作時，我常採取不同的次序。首先，當然我會把有用的諸研究了解一番，並把握可參考的正面和負面要點。然後，把這些正負要點當「心中」的參考，先寫自己的解釋和觀點。只在很必要的時候，也提出別人的觀點做評比。在最後，才檢討別人的研究和觀點。我不先檢討諸研究，是因為華文傳統哲學著作章句的詞語意義和語句意義，時常不清楚，十個人幾乎有十個以上的解釋。向來的研究，對詞語意義和語句意義也沒做應有的分析和討論。討論的主題也時常不清楚，沒交集。因此很不容易抓住適當

的主線當檢討的依據和參考點。這樣，我只好以自己講的當主線來檢討別人的。我以前研究《老子》的時候，多半採用這種次序。《公孫龍子》的研究，我也要這樣。

在傳統哲學著作——尤其是古舊著作，像《老子》和《莊子》的研究要做的，主要在發現和呈現「原意」。次要的，如果要做的話，才是檢討和批評它的主張，立論和講法。在做檢討和批評時，主要也只就它內部邏輯的適當性去檢視，而少從，甚至不從今天知識的標竿去衡量和批判它的「是非」。在《公孫龍子》的研究上，當然首先要發現和呈現原意，並且就它內部邏輯的適當性進行檢討。但一樣重要的，我也要相當從當今有關知識的標竿，對它的邏輯適當性和知識的正確做必要的檢視。我要做當今標竿的檢視，主要是因為，《公孫龍子》，不像《老子》和《莊子》，它不是在「猜天，猜地，和猜人」，而是在講相當有「是非」可講的邏輯觀念、論證、語言和知識等。不論什麼時代，凡是講這些東西的討論和著作，都可以，而且也應要拿當代知識標竿去衡量和檢視。

傳習的《公孫龍子》共有六篇，（註9）依序為〈跡府第一〉，〈白馬論第二〉，〈指物論第三〉，〈通變論第四〉，〈堅白論第五〉和〈名實論第六〉。〈跡府〉是編輯者寫的序，除了講公孫龍堅持白馬非馬，對〈白馬論〉的了解或許有用以外，其他對全書的了解，沒有什麼用。有的研究者，依他們自己的討論，採取不同的篇次討論。（註10）我不變動傳習的篇次，因為比較起來，〈白馬論〉可以講的最清楚。從可以講清楚的地方開始講，是比較好的。〈白馬論〉和〈指物論〉討論起來比較有趣。各篇之間，似乎沒有什麼邏輯上先後的概念關係。

在華文傳統哲學著作的研究上，弄清楚主點（或焦點）和涉點的不同，是必要和重要的。所謂主點，指作者所要講和主張的

主要之點。所謂涉點，指與所講的東西相關或相觸，或從所講的聯想到的東西，這些東西未必與主點緊要相關，甚至不相干。弄清主點，才能對準主點了解、解釋和評論。不把不是主點的涉點當主點處理，避免偏離主題。

華文傳統哲學著作沒有明文說出主點的習慣。因此讀者和研究者經常需要自己去找作者企圖的主點，時常也會找錯，或是混淆。《公孫龍子》的五篇論著本身也沒有明文交待主點。〈白馬論〉的主點是什麼？有不同的回答。有的十分錯誤。整篇只就例子講述，沒有講述一般化的。〈指物論〉的主點大都認為是第一句話「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但沒有舉例說明，這句話有非常多種可能的解釋。在我的研究中，要特別注意每篇的主點在哪裡，公孫龍自己的討論和研究者的研究，有沒有抓住和偏離主點。

雖然除了發現和呈現原意以外，也要從現代的知識標竿衡量和批評《公孫龍子》，但我要盡量避免把現代或別人的概念「植入」或「走私」到公孫龍的思想和說法裡。我會小心翼翼把現代概念當後視概念(metaconcepts)來處理公孫龍的。畢竟，我要講的是公孫龍的思想和說法，不是我自己的。我也要盡量不講過少、和過多。過少，沒有充分呈現原意。過多，講了與主點不相干的東西。我也不借題發揮——畢竟我是在講《公孫龍子》，不是講我自己的觀點——除非是在做華文傳統哲學研究本身的反省，尤其是方法上的反省。

在這六篇的研究裡，每篇將分五節：

(一)小引

(二)原文與語譯

(三)文句解說與析評

(四)論證與觀點：綜合觀察與批評

(五)評論

在「(一)小引」裡，要指出該篇的主點，大意，公孫龍處理問題的方式，重要詞語的簡單理解，閱讀該篇應特別注意之點，和我處理該篇的方式，等等。

在「(二)原文與語譯」裡，做原文的語句意義的語譯，原文詞語的簡單注解。像《老子》和《公孫龍子》等許多古哲學著作，語句意義(sentence meanings)很難把握，也十分見仁見智。對這些著作寫論文和寫書，一定要對有關文句的語句意義先做檢討和選擇，否則所做研究，時常是「望文生意」和「借題發揮」，不是對著作本身的研究。我要對《公孫龍子》本身做全面嚴格的檢討。本第二節和下面第三節，就是要做這個工作。

我的語譯要做，而且只做語句意義的「翻譯」，不做「解釋」，更不做發揮。我希望盡量做到依我的語譯就可討論《公孫龍子》的主張和思想。原文的歧義和詞語，做必要的保持。因此，譬如，「何哉？」本來可以更順口譯成「爲什麼呢？」但爲了保持「何」字，我譯爲「爲何呢？」這樣有助保持「原味」和「可逆譯性」。

也請注意下面幾點本節的安排和做法：

- (1)爲了便於原文與語譯的逐句嚴格對照和原文的了解，原文與語譯逐句左右整齊對排。
- (2)整篇原文分成若干段，其目的不在內容的分段，而在方便閱讀原文與語譯對照時，容易「看到」或查到原文〔注釋〕的地方，避免東翻西找。〔注釋〕的詞語用圓圈數字表示。
- (3)原文左邊的數碼，標示一個語句——單句或複句。這是方便參引設計的。整篇重複的詞句不少，如果沒有這種設計，參引時容易混淆。

- (4)在語譯部分出現的括號數字，為第三節以後參引標識的。
- (5)《公孫龍子》除了〈跡府〉和〈名實論〉兩篇，其他四篇都是用對辯或問答體寫成。現代的編者和研究者，為方便閱讀和研究，時常給代表公孫龍立場和觀點的文段標為：「主」，「公孫龍」、「A（答）」、「sophist」（辯者），或「thesis」（持題）；而給代表質問或反對立場的文段標為「客」、「難者」、「Q」（問），「objector」（反對者），或「antithesis」（反持題）。這種標別的確可幫助我們閱讀和了解文章中論辯和思考的進行。我現在要給代表「主」等的標為「K」，代表「客」等的標為「C」。「K」代表「Kung」（公），即公孫龍，表示這是公孫龍的立場和觀點，至少表面上是如此。「C」代表「反考慮」（counter-consideration）。一個會思考的人在提出一個主張及其理由時，時常也會對這個主張及理由，做反面，即反對的思考。這個反對的思考，相對於原主張和理由，是為反考慮。反考慮固然是主張提出者做的，但在邏輯上，也可視為別人做的。我用代表「反考慮」的「C」，可以有歧義的表示公孫龍自己的反考慮，或別人的反對，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用「客」，「難」，和「反對者」好像就是「別人反對者」，其實很可能只是公孫龍自己的反考慮，甚至是他自己真實的主張。

- (6)我參考一些研究者的建議，更改少數原文。除非必要我沒有注出建議者。對這些更改，我負辯護責任。

- (7)在注釋，盡量採取簡潔明瞭的方式，除非必要也不引據。

在「(三)文句解說與析評」，除了對語譯及其與原文的關連，及各段論點做必要討論以外，也要對這些語句的適當性做檢討。在這些語句出現的語境中遇有遺缺(missing)的前提或結論，必要